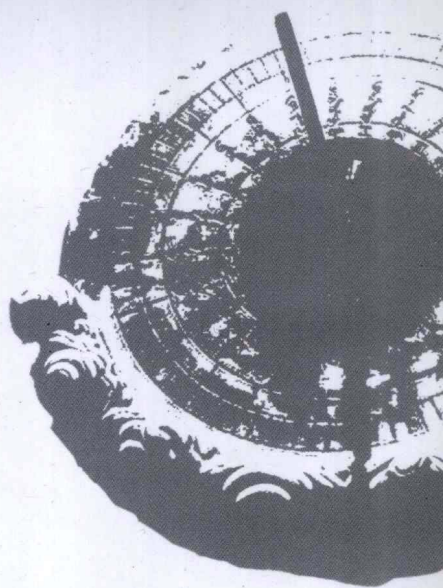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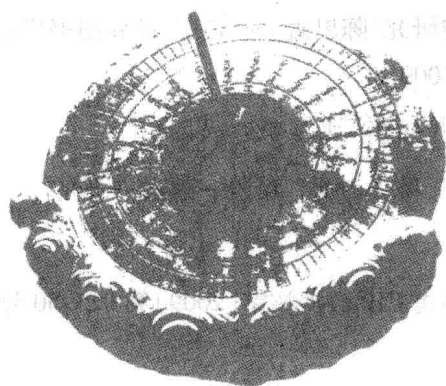


汉语时间结构研究

Hanyu Shijian Jiegou Yanjiu

陈忠◎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汉语时间结构研究

Hanyu Shijian Jiegou Yanjiu

陈忠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时间结构研究/陈忠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北京公司,2009.5

ISBN 978-7-5062-9462-1

I. 汉… II. 陈… III. 汉语—语法—研究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950 号

汉语时间结构研究

著 者:陈 忠

责任编辑:赵大新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图文设计工作室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100010 电话:64077922)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9

字 数:140 千

版 次: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2-9462-1/H·1107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陈忠博士的新作《汉语时间结构研究》即将付梓,他把原稿发给我看,希望我能贡献一点意见。能够先睹为快,我非常开心。为了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我应该把我的意见告诉他。我觉得写得有点仓促,还希望他再磨一磨,但是别的同行也希望能够先睹为快啊,那就还是早日面世为好。最近陈忠博士又再催序言,我不能不交作业了。

汉语的时间结构是一个困扰了我们许多年的问题,要想干净利落地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陈忠博士有勇气进入这个领域并进行了相当有益的探索,我是非常钦佩的。尤其是他能够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入手,对汉语的“了”“着”“过”“起来”“在”以及相关的一些虚词进行了多角度地考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他试图从视点、历史演变、认知理据、类型学等几个角度来讨论汉语的时间结构问题,创新精神可嘉。我尤其欣赏他书中列举出来的语言现象,比如“跟上海人打过交道”可以说,“*跟上海人打了交道”不能说,而“跟上海人打了十年交道”却可以说,为什么?很多研究兴趣都是由问“为什么”开始的。陈忠博士现在对外汉语教学第一线工作,他一定会遇到很多个“为什么”。至于如何解释这些“为什么”,那就要看各人的本事和学养了。

我一直觉得汉语的时间结构问题应该放在事件结构中去考虑。事件总是与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任何时间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时间结构分为内部时间和外部时间两部分,二者不能混淆。事件的内部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体(Aspect),事件的外部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时(Tense)。讨论汉语的时间结构不能离开事件的内部时间和外部时间。事件



的内部时间指的是时间的进程：比如“将要开始、开始、持续、完成、完成后”；事件的外部时间指的是事件发生的参照时间：比如“过去、现在、将来”。对于不同的语言来讲，事件的时间意义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我们必须从形式标记入手来概括它们的时间意义。陈忠博士正是从形式标记入手的。他观察并分析了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发现的很多不对称现象，并试图用一些既有的语言学理论来解释它们，这是很有意思的。学术研究不外乎做两件事：一是发现新现象，二是解决老问题。从材料上看，陈忠博士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现象；从理论上讲，他也解释了不少老问题。也可以说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规律。从这一角度看，陈忠博士对汉语时间结构的观察和分析是有启发意义的。说到底，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汉语时间结构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汉语语法教学、教材编写和习得规律的发现，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近来总是在忙于与学术无关的事，写序也只能尽量简短了。精彩的内容在书里。

崔希亮

2009 年初春



前言 语言研究的坐标参照系

世界上不同类型的语言之间个性差异远多于共性特征,这构成外语学习和翻译的主要障碍。喷气式飞机和直升飞机都根据流体力学原理设计而成,但是结构设计却没有多少可比性,国际象棋的理论和规则也无法用来研究围棋。世界上不同语言虽然都是基于组合和聚合原理形成的符号系统,都普遍采用隐喻的方式扩展基本范畴的使用范围,但是不同语言的结构却千差万别,形态迥异。语言的普遍性原理代替不了不同语言的个性特征。

汉语研究的理论大都来自屈折语。对于孤立语而言,理想的借鉴是建立在孤立语个性化特征和系统性特征基础之上的萃取,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再创造和新发展,融会贯通的借鉴过程。如果只关注共性特征,往往将孤立语的系统特征湮没在屈折语的系统特征当中。

借鉴语言的普遍性理论必须萃取其核心和本质。制约和支配语言要素的根本动因是图式结构。某个要素在历时演化中形成的特定基因影响到图式结构的基本特征,并制约着该要素从系统中获得的价值和在共时系统中的使用条件,图式结构特征是语言要素之间保持对立与交叉的根源,也是导致语言差异的根本动因。图式结构像基因一样支配着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形式。这决定了汉语时间结构研究应该立足汉语内部的图式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借鉴外来理论,而不是越过汉语图式结构直接照搬屈折语的时体理论。

汉语时间结构的表现方式有下列特征:缺乏语法形态;语法标记缺乏普遍性而采取隐、现对立的方式表现语法意义的对立;动词语双音节化倾向导致视点终结化倾向;语法标记的语法意义往往脱胎于词汇意义,并在语法功能、分布、认知图式中留存了词汇意义的痕迹,起源于词汇意义的图式结构



制约着语法意义的使用条件。这是汉语时间结构的表现方式与屈折语的最显著的差异,也构成了汉语时间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时间结构多元对立,句子统筹兼顾诸多种因素最终以动态助词的隐现形式加以协调和体现。这体现了汉语以散点透视的句法协调机制表现时间结构的类型学特征。

如果根据屈折语的时体概念来观察汉语的“完整体”,就会发现缺乏语法形态的现代汉语的所谓“完整体”与屈折语的“完整体”貌合神离,大量“例外”与“完整体”的定义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屈折语时体依靠形态对立加以呈现,非此即彼,形态与意义之间一一对应;意义与形态之间同样一一对应。汉语时体标记则时隐时现、飘忽不定。譬如汉语所谓“完整体”标记“了”的出现并不自由。汉语的完整体不一定必得出现“了”,“了”的分布位置也并不统一,受到众多条件限制。如:

- | A | B |
|----------------|---------------|
| (1) 他昨天就来了。 | * 他昨天就来。 |
| (2) 他昨天才来。 | * 他昨天才来了。 |
| (3) 昨天才来了一个人。 | * 昨天才来一个人。 |
| (4) 昨天我很想家。 | * 昨天我很想家了。 |
| (5) 昨天他们都非常高兴。 | * 昨天他们都非常高兴了。 |

根据屈折语的时体概念,这四个句子都符合所谓“完整体”的定义,也都表示“肯定的语气”,但是“了”的出现条件却并不一致,A、B之间“了”的出现条件完全对立,可见“了”的隐现受到“完整体”或“肯定的语气”之外因素的种种限制。现代汉语时体标记的表现形式讲究条件性,规则缺乏普遍性,并非以“完整体”作为唯一的参照标准。这一事实说明,采用屈折语的时体概念来理解和描写汉语规则往往是缘木求鱼。

屈折语形态丰富的类型学特征,决定了动词集中表现时体范畴,无须时间副词、时间名词、数量成分的协助。特定语法形态是体现特定时体的充分必要条件,特定语法形态与特定时体之间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时体范畴的表达通过形态表现一步到位。屈折语的时间结构属于焦点透视:一个视



点统领全局;一个形态对应范畴;一种范畴普遍贯彻到动词当中。而汉语则是散点透视,后边将详细讨论。

汉语时体标记除了隐现飘忽不定之外,分布位置也同样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整体协调。例如多个动词的结构中,“了”出现在第一个动词后,还是出现在第二个动词后,都受到种种限制,并非自由。即使知道该出现“了”,“了”的分布位置也是个颇费思量的问题。例如:

(6) 去年到中国学了一年汉语。 * 去年到了中国学了一年汉语。

(7) 结了婚就出国了。 * 结婚了就出国。

例(6)“了”不能出现在第一个动词后,而例(7)“了”则出现在第一个动词中间。这些现象不但跟所谓“完成”、“完整体”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彼此矛盾冲突。换言之,“完成”、“完整体”并非为汉语量身定做的概念,而是根据屈折语的类型学特征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要解决缺乏语法形态的汉语的语言事实,必须根据汉语的类型学特征建立汉语自身的时间结构体系。

如果根据屈折语的时体概念来观察汉语的“非完整体”,同样会遇到与“完整体”类似的水土不服的问题。“着”、“正”、“在”有时能够同现或替换,有时不能,彼此之间既对立又交叉,导致汉语所谓“非完整体”标记呈现“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格局。

《现代汉语八百词》以及刘月华的《实用现代汉语语法》等著作对“着”、“了”、“过”、“起来”的描写归纳不可谓不详细,但对于不同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整合,不同义项之间支离破碎。找出贯通不同义项之间的图式,既注重不同义项之间的离心轨迹,又发现义项之间的向心联系,才能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以简驭繁,以少胜多。而目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大纲到教材,从课堂教学到课后练习,片面立足于结构的分解、知识网络的分解,整合的工作仍给学生自己去做,学生必然运用母语的认知方式来整合汉语的范畴和组合规则,导致母语负迁移造成的偏误大量出现。

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对汉语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处理好分析和归纳的关系、描写和解释的关系、分解和整合贯通的关系,还要处理好



相近项目之间的对立和交叉的比较工作。

《现代汉语八百词》对“着”的归纳主要包括两条: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用在动词后,动词前可加副词“正、在、正在”。其次表示状态的持续。动词、形容词前不能加副词“正、在、正在”。《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在”和“正在”表示动作在进行中或状态在持续中。

上述定义显示,“着”与“在”都可以表持续,也都可以表进行,显然存在大面积交叉。事实上有时二者可以彼此替换甚至同现:

- (8) a 妈妈在呵护孩子。 b 妈妈在呵护着孩子。
(9) a 他一直在保护大家。 b 他一直在保护着大家。

但“着”与“在”各自都有独特的使用条件,不能任意替换。替换一下(1)(2)中的动词,结果只能用“在”,排斥“着”:

- (10) a 妈妈在教训孩子。 b * 妈妈教训着孩子。
(11) a 他在表扬大家。 b * 他表扬着大家。

(8)、(9)换成别的动词,则只能用“着”,排斥“在”:

- (12) a * 妈妈在抱孩子。 b 妈妈抱着孩子。
(13) a * 他在依赖大家。 b 他依赖着大家。
(14) a * 他在提书包。 b 他提着书包。
(15) a * 他在拎一件包裹。 b 他拎着一件包裹。

连动句也存在“在”与“着”的对立:

- (16) a 这些商品都在降价处理。 b * 这些商品都降着价处理。
(17) a 我在做衣服给他穿。 b * 我做着衣服给他穿。
(18) a 他在教我开车。 b * 他教着我开车。
(19) a * 在听音乐跳舞。 b 听着音乐跳舞。
(20) a * 老师在抱一摞书走进教室。 b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进教室。

“着”、“正”、“在”之间在什么条件下彼此可以替换?为什么有时候不



能替换?局限于屈折语的时体理论找不到理想的答案。汉语的事实只有立足于汉语的共时系统和历时轨迹的立体坐标参照系统中才能真正求解。

理论和方法的借鉴是语言研究的第一步,只完成了共性特征的刻画。要深入认识汉语的事实,需要立足于纵向的历时演化和横向共时系统的交互作用,考察汉语的个性化特征和系统性特征,在汉语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和新发展。

“了”、“着”、“在”、“过”、“起来”,一方面在演化中继承了隐藏于图式中的特定遗传基因,同时也从图式结构与语义结构、句法分布条件的对应和制约关系中获得其系统性价值和功能。前者决定了符号的纵向特征,后者决定了符号的横向系统价值,每个符号都在纵横交叉点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系统化个性特征,这一系统化特征制约该符号的图式结构和使用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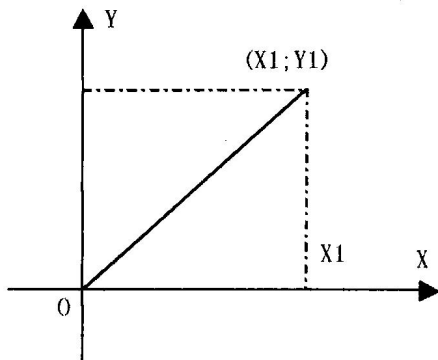
在系统语言观看来,语言是历史与共时相交并不断推移形成的宏观时空系统。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是一个处于不断演化过程中的立体时空参照系统。其中的任何一个符号都是该系统中的要素,该要素在汉语立体时空系统中占据一个点,这个点对应着横向共时轴上的一个点 X_1 ,还对应着纵向历时轴上的一个点 Y_1 。这样我们就沿着汉语一千年来“着”的纵向演化轨迹路线 Y 与横向共时路线 X 建立起一个汉语立体坐标系。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第二步,为汉语中的每个符号寻找其在这个坐标系中的空间位置。即,这个符号分别在 X 轴与 Y 轴上所对应的坐标 X_1 和 Y_1 。 X_1 和 Y_1 的垂直交叉点,就是该符号在这个坐标系中的具体空间位置。该符号在这个坐标系中的空间位置记做 $(X_1; Y_1)$ 。

第三步, X_1 与 Y_1 之间在历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图式结构在演变发展过程中通过隐喻、转喻做离心式扩散的同时,某些本质特征还做向心式回归,并以另外的形式保留着家族相似性基因,以新的方式保留在图式当中。揭示出这种贯穿于图式结构的历时轨迹当中的基因特征,就找到了贯通 Y_1 的原型所衍生出的各种义项,贯通这些义项,就形成一条连贯古今的历时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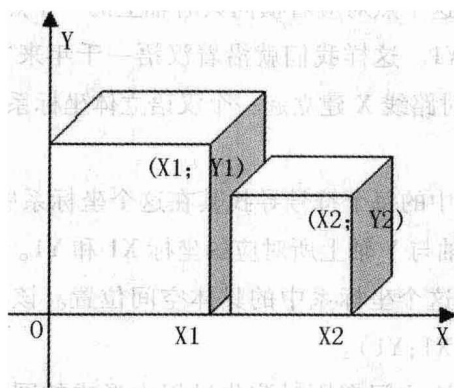


化轨迹:[$O(X_1;Y_1)$]。



第四步,考察对比相邻符号($X_1;Y_1$)与($X_2;Y_2$)之间的关系:对立条件和交叉条件。譬如“着”、“正”、“在”之间的图式及其制约下的使用条件的对立交叉,“着”和“了”、“了”和“过”、“了”和“起来”之间的图式及其制约下的使用条件的对立交叉。

沿纵向演化轨迹路线 Y 与横向共时路线 X 建立起来的汉语立体坐标参照系:



汉语的这个坐标系纵向形成的历时演化基因,并渗透进横向共时系统当中,制约着系统当中每个符号要素的图式、语义特征、句法形式和使用条件,在社会历时文化更大的母系统中形成带有独特文化特质的语言特点。社会文化坐标系的不同导致不同语言系统之间隐藏着巨大的鸿沟,给翻译



和外语学习带来障碍。譬如汉语的“不折腾”翻译成英语就颇费周折,这个短语所蕴藏的社会文化底蕴在另外一种社会文化系统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对应,所以给准确地翻译带来困难。词汇层面的系统性参照尚且如此,抽象的语法系统更要建立坐标参照系,在坐标参照系中借助于历时、共时、文化的参照发现要素的遗传基因和与相邻要素的对立特征,是一个理想化的途径和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

语言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构成社会历史文化坐标系中不可分离的一个子系统,语言在社会历史文化坐标系中获得了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特质,跨语言的翻译和交际不能无视语言在社会历史文化坐标系中获得的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特质。简单套用来自屈折语的理论分析汉语的事实,实际上是将汉语的要素放进屈折语的某种坐标系当中,在普遍性理论的光环中掩盖甚至丢失汉语某个要素的系统化特征,经受不住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实践的检验。

基于汉语立体坐标系统的图式分析,贯通历时演化中形成的基因与共时相邻要素横向对立,在纵向和横向交接点上发现某个要素的系统价值与使用条件,这个交叉点一方面贯通历时图式演化特征,另一方面贯通相邻要素的共时使用条件的对立与交叉,有助于发现围绕图式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离心轨迹和向心特征,贯穿支离破碎的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图式为核心建立坐标参照系的研究方法,注重历时图式结构特征的基因延续,结合共时因素的横向对比,将句法结构的替换、变换条件与图式结构的理据解释结合起来,立足于整合与分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多种视角,为汉语时间结构提供新的观察视野和研究途径。



目 录

序	(I)
前言 语言研究的坐标参照系	(III)
绪论 时间结构的概念与体系	(1)
一、检验汉语基础研究水准的试金石:第二语言教学应用	(1)
二、汉语时间结构的研究现状	(3)
三、汉语动词语视点倾向的类型学特征	(13)
四、内部时间结构和外部时间结构	(19)
第一章 “散点后视”与“了”的隐现条件	(22)
一、“了”的隐现与“完成”、“完整体”、“实现”的对应情况 考察	(22)
二、视点的功能及其表现形式	(27)
三、“就”、“才”的视点及其功能	(31)
四、数量成分的视点及其句法功能	(33)
五、“了”的视点及其句法功能	(37)
六、视标协调对“了”的句法隐现的限制	(39)
七、汉语时间结构的表现方式及其类型学特征	(46)
第二章 “着”、“在”、“正”的时间结构及其表现方式 ——历时基因对共时对立特征的影响	(51)
一、“着”“在”“正”既对立又交叉	(51)
二、“着”与“在”动词选择上的对立	(52)
三、“着”与“附着”	(57)
四、“着”的诸多义项与“附着”的离心倾向与向心轨迹	(61)



五、“在”与“着”的对立动因及其使用条件	(68)
(一)“在”、“着”之间“已然—未然”时间参照的对立	(68)
(二)“在”、“着”之间“终结—淡化终结”的对立	(70)
(三)“在”、“着”之间“共享式伴随”的对立	(70)
(四)“在”、“正在”、“正”参照时间的长短	(71)
六、结语	(73)
第三章 “了”和“着”	(78)
一、“了”和“着”的分布条件的交叉	(78)
二、“了”和“着”的图式结构及其语义和句法表现形式	(78)
三、“了”和“着”的替换条件及其理据	(82)
第四章 “起来”的句法变换条件及其理据	(86)
一、“起来”的图式源于身体运动隐喻	(86)
二、“起来”的不同结构形式及其扫描方式	(92)
三、“起来”的不同结构对应着不同的扫描方式	(96)
四、“起来”与“了”的差异	(98)
第五章 图式结构制约下的“过”和“了”功能异同考察	(104)
一、“过”和“了”的异同	(104)
二、观察方式的差异——行旅式意象图式和流水式意象图式	(104)
三、“过”的不同义项之间的关系及其成因	(108)
四、“了”的句法分布和隐现及其成因	(110)
五、结语	(113)
第六章 汉语时间结构的类型学特征	(115)
后记	(127)



绪论 时间结构的概念与体系

一、检验汉语基础研究水准的试金石:第二语言教学应用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是有效地检验汉语基础研究的水准和效能的试金石和实验田。汉语基础研究的方向和重心应当根据应用当中的实际效果做出适当调整,以适应和满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定需求,同时也可以在教学应用的实践中进一步校验和匡正汉语基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我们利用北京语言大学 2005 年 HSK 动态语料库作出的调查统计表明,在来华留学生书面表达的资料中,偏误率最高的语言项目是“了”,在 424 万字的语料中,出现的偏误共计 75866 条,高达 55.8%。其中最多的偏误类型是不该用“了”而误用“了”,实际上误将“了”等同于过去时间的标记。在“了”的使用偏误中,国别差异并不明显,证明汉语“了”的使用条件异常独特,跟其他语言之间的差异远多于共性。

“了”的教学效果不理想有多方面的原因。就客观语言事实来看,“了”的隐现条件异常复杂,有必须出现、不能出现和可出现、可不出现三种情况,而且在多动词语结构中分布位置不固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句尾、动词后、离合词中间、后面多种分布位置,这种分布位置不固定、隐现条件复杂的特点,跟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的时间表现形式形成巨大反差,给学习者带来沉重负担。其次,教学大纲、教科书和课堂教学对“了”的使用条件的描述缺乏普遍性,不能覆盖所有的汉语事实,导致学生对“了”的使用条件的理解出现偏差,误导学生根据屈折语或黏着语进行盲目类推,扩大了“了”的使用条件。

离合词以及多动词句中“了”的分布位置复杂多变,规则之下还有下位



规则;显性规则之外还有隐性规则。改变句子其中的一个要素,“了”的隐现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原来的通用规则也随之打破。例如:

A	B	C
小李结婚了。	小李结了一次婚了。	小李结了一次婚。
* 小李结了婚。	* 小李结一次婚了。	* 小李结了婚一次。
小李结婚一年了。	小李结了婚就出国了。	* 小李结婚了就出国。
小李结婚了一年。	* 小李结婚就出了国。	* 小李结了婚就出了国。
小李去年就结婚了。	小李结婚一年了。	小李结婚都一年了。
* 小李去年才结婚了。	小李去年才结婚。	* 小李结婚才一年了。

这18个句子中“了”的隐现并不遵守现有语法著作、教科书所归纳和界定的规则。对其中的一个句子稍作变换或替换,“了”的隐现随之发生变化。所谓“完整体”并不是决定“了”的隐现的唯一自变量。

“了”的使用出现如此之高的偏误率,与“了”的隐现条件复杂、规则缺乏明确性有必然关系。这明确地提醒我们不能盲目照搬外来时体理论解释和归纳汉语时间结构语言事实。就表现形式而言,汉语的时间结构表现形式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差异远多于共性。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以往对于汉语时间结构的认识和有关概念的描述方式。教材和教学应该立足于“了”的分布和使用条件、隐现形式,引导学生正确掌握“了”的使用条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难点并不限于“了”。“着”、“正”、“在”有时能够同现或替换,有时不能,彼此之间既对立又交叉,导致汉语“非完整体”标记呈现“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格局。

“着”与“在”都可以表持续,也都可以表进行,有时二者可以彼此替换甚至同现:

A	B
(1) a 他受了伤却仍在坚持比赛。	b 他受了伤却仍在坚持着比赛。
(2) a 他一直在支持自己的学生。	b 他一直在支持着自己的学生。

但“着”与“在”各自都有独特的使用条件,不能任意替换。我们替换一



下其中的动词,结果只能用“在”,排斥“着”:

- | | |
|--------------------|------------------|
| (3) a 他受了重伤却仍在冲锋。 | b * 他受了重伤却仍冲锋着。 |
| (4) a 他一直在批评自己的学生。 | b * 他一直批评着自己的学生。 |
| (5) a 他在买书包。 | b * 他买着书包。 |
| (6) a 他在寄一件包裹。 | b * 他寄着一件包裹。 |

令人困惑的是,(3)、(4)换成别的动词,则只能用“着”,排斥“在”:

- | | |
|--------------------|--------------|
| (7) a * 他受了重伤却仍在活。 | b 他受了重伤却仍活着。 |
| (8) a * 他一直在挨我。 | b 他一直挨着我。 |
| (9) a * 他在提书包。 | b 他提着书包。 |

“着”、“正”、“在”之间在什么条件下呈现对立?什么条件下彼此可以替换?这些问题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意义重大。然而,迄今为止这个方面还缺乏具有实用价值的系统性研究,研究视野和思路仍然局限于语法意义的抽象笼统的归纳,还没有提炼出“着”、“正”、“在”之间是同条件的对立,更没有做出解释。

上述事实证明,时间结构的教学效果不容乐观,这方面的研究亟需改进和完善。汉语时间结构的基础研究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汉语时间结构的研究现状

从研究的方向和范围来看,汉语时间结构的研究分为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两个方向。历时研究主要是纵向梳理汉语时间结构的演化脉络轨迹,从中发现语法化(虚化)痕迹。

与文献的整理相比,在纷纭复杂的历时和共时现象中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有关要素之间内在的联系,或许更需要创新的眼界。面对浩繁的历史典籍和语言材料,从中发现某种线索并顺着这一线索贯通古今,需要对理论融会贯通。把石头仅仅看做石头,那是泥瓦工匠的眼界,从石头载体中探寻到

